

快捷键生活

文/玉生烟

犀利中年

我的清醒始于中年。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春林渐盛,春水初生,春风十里,皆不如我的新生。

韩剧《检察官公主》的开头有个细节,女主兴冲冲与最好的闺蜜约好去滑雪,不知什么仇什么怨,竟遭闺蜜捉弄。放鸽子不说,退订宾馆房间,又设计让人偷走女主钱包手机,末了还戳破女主的汽车轮胎。女主在洋相百出之际,发现自己只勉强记得母亲和闺蜜的手机号码,其他人等她能清晰地知道分别位于她手机的哪个快捷键上,但是具体的号码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这真是让人惊心。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六位的短号,到三位的亲情号,到个位数的快捷键号,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快捷键生活。

话说一位大爷去银行取钱,直接走到窗口,保安过来说:“大爷,按号。”大爷心想,取个钱还要暗号,于是低声对保安说:“天王盖地虎。”保安无奈地帮老爷子按出一张排队票,只听大爷自语:“吓死我了,居然被我蒙对了!”这个事你可以当成笑话来看。生于移动时代,自助服务已成为潮流。各行各业都在享受着数字化带来的高效便捷与压缩人力成本而带来的喜悦,并自以为是地裹挟着寻常百姓接受他们的规则。但是,每次我在银行,看到有年纪大的进来被命令“取号、取号”时手足无措的样子,总

是有些心疼。特别是在人多窗口少的情况下,存取金额小的客户通常会被劝了去“自助”,这些老人就更为不安。比如,我的母亲年轻时是做过一段时间会计的,但是她现在也不太敢进银行,虽然存钱取钱算得上她人生里的小乐趣。总有一些人会落伍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给他们多点宽容呢?

再说一件事。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到客厅桌上IPAD上她的留言:“老公,我把货都搬到车里了,累死了,你去处理一下就完事啦!”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卧室,看着已疲倦入睡的妻子,心疼地流泪了,然后默默地来到电脑前,在右上角的购物车栏点了一下“全部付款。”这在当下可以说是一幕再平常不过的家庭小景。但是这里面至少反映了两点,一是消费方式,二是沟通方式。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机器,与机器交流得心应手,正如《终结者2》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言:“环顾四周,多少人低头弯腰看着手里的机器。机器已经赢了,只不过不是以《终结者》里的方式。”

想想我自己,有一回到新城区开会,司机临时有事,会结束后我得自助。出来想打的,没车。找打车软件,又不知身在何处。好不容易找到个公



交站台,对着上面一串串的班车,研究了半天,实在搞不清某某东站某某西站究竟哪个离单位近,最终还是女儿从学校打车接我才算解了我的围。那一瞬间,我真切地疑惑自己怎么越来越低能了。

按理我还算得上从事着见多识广的职业,每日操心着国内国际城里城外时政经济民生社会文体育的所谓大事。往大里说,只要是宇宙内的事,都是咱关心的范围。但是细究起来,除了偶尔到新城区开开会,我的生活空间不过是缩在老城区的一隅。再精确点说,从第一楼街90号到中山东路4号,从中山东路4号到第一楼街90号,算上楼梯的踏步,来时1350步,回去也是1350步。不去商场,不去菜场,偶尔去超市。大部分的事网上解决。这就是我的生

活轨迹。

我在母亲手机的一号快捷键上。女儿与我的亲情短号是760。我与同事的联络仰仗于六位数的短号,再多一位都记不起来。我们拥有的手机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多,先生拥有两部双卡双带四个号,以至于我在存储时必须小心地编上一二三四。我自己也用了两个手机,可是我常常记不起另外一个手机的号码。曾经自诩记忆力超群的我面临武功尽废的危险。

生活越来越方便,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错觉,以为几个快捷键就能搞定一切。事实是,外面已春暖花开,我却还穿着隆冬的厚羽绒服。迟钝于四时更替,敏感于手机微信。最好的朋友已经大半年没见,不再有人邀请我去野外看花。我的快捷键生活,寂寞无比。

少柴——上世纪七十年代碎片之四

文/朱凯生

凯风吹

凯风自南来。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度过半生,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才渐渐明白,凯风拂过我一切。

那年月,缺少粮食的同时,也缺少柴火。我们要为没吃的犯愁,还要为没烧的着急。

母亲去世后的大半年里,继母还没来,姐姐早上出工,我负责一家人的早餐。好几次,因为没有柴烧而做不熟饭,父亲责骂,村里人取笑——不要以为没娘的伢儿会被人同情,干不了活时大家都说你没用——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同情心是奢侈品。

找柴烧是一件大事,是父亲的事,也是我的事。很多时候,我比父亲还要着急。那时山上只有松树,属于生产队,不能随便砍伐。松树下面有很多松针(松树叶子),是不错的柴火,但松针掉得很慢,很难收集到。有时我路过某处,如果看到松树下有松针,我会赶紧回家取耙子和竹框,“哈”(捡拾)回家备烧。要是看到一棵树死了,或者有树枝落在地上,我会赶紧捡回家去,作为柴火。

早先,家乡有很多大树、古树,大炼钢铁时期,都被砍伐一空。这对生态环境影响极大,村里老人说,大树被砍以后,地上干燥多了,雨水明显减少。大树没有了,小树也保不住,路边很多半大不大的树,都被砍掉作为柴火。山上有很多杜鹃,村民称之为映山红,春天开花时漫山火红,是家乡一大风景。但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没有柴烧的时候,伢儿们纷纷上山挖杜鹃,很快,山上的杜鹃挖光了,现在连一棵也没有。2013年清明节,我回家专门找了一次,真的一棵也没有了。

房前屋后的树是自家的,可以砍伐。我记得我家门前有两棵巨大的苦楝树,有一年,我家“超支”(就是全家工分兑换的收入小于家庭在生产队的开支),生产队决定砍伐这两棵树制作水车,卖树的钱抵作超支款。两棵树树冠巨大,把我家房子罩住了一大半。树被砍倒以后,我总是觉得那地方少了很多东西,怎么看怎么觉得难看。房子周围还有其他树,树枝也可以砍下,在没有柴烧的紧急关头,可以砍下树枝烧火。大家都知道房子周围的树不能砍,就砍一些树枝,也不影响树的生长,所以会把树冠下部的粗树枝砍掉,上部的细树枝留着。砍到最后,每棵树的树冠都很小,怪模怪样的,就像一个人的头发只留了顶上很小一块一样,看起来很不顺眼。

稻草不够烧,树也砍得差不多了,再不想办法就真的歇火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到很远的山里去打柴。我家对面有座大山,叫做尤格寨,据说是大别山余脉的一部分,离我家20里远。我经常坐在门前,眺望尤格寨山脊上的一棵大松树。那棵树一直就在我家对

面,我一出生他就在那里,我会走会跑后他还在那里,我十来岁了,他还在那里,没有长高长粗。我喜欢看这棵树,只要我抬头,就可以看到他。所以我总想搞明白他有多大多老,总是想象有一天能去看看这棵巨人一样的朋友。

一个冬天,生产队全队发动,十几个人去割柴。父亲他们去了好几天了,柴已经割下,快晒干了,需要挑回来。我跟着挑柴队伍,计划凌晨出发,上午到达山坳,午饭后返回。

午饭之前,终于爬上了向往已久的尤格寨,在那个山脊的凹处,看到了我向往13年之久的巨松。记得树下面全是松针,厚厚的一层,让我很是羡慕。我围着大树转了半天,完全想象不到这棵树有这么大,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粗壮的树。抬起头看,浓荫蔽日,望不到云彩。树干不算特别高,因为山上风大,不能长得太高,树比人更懂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我舍不得离开,要不是大人喊我,我真想爬上去,好好看看玩玩。

在晒柴的地方,父亲帮我捆了一小担柴火,大约30斤不到。我试挑了一下,觉得不重。但父亲说远路无轻担,这担柴已经够你受的。我不信,觉得他小看我了。但是挑上才一刻钟,柴捆就开始发威。本

来一个小时就可以下山,我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山下。到了比较平坦的路上,我也只是机械地迈步,走几步歇一下,走几步再看看前面。肩膀肿痛难忍,胳膊酸胀无力,大腿迈不开步子。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当我走到河边,离家还有两里地的时候,姐姐来接我了,她一接过担子,我就松弛下来,坐了半天才起身回家。回家后随便吃了点东西,随便洗洗就上床了。我睡得沉极了,那是我十三年生命里睡得最沉的一次。可是辛苦了大半天,只不过挑回一小担柴火。

总是出去割柴也不是个事,村民开始讨论怎么解决。大家七嘴八舌地抱怨没有柴烧的难处,要求生产队解决问题,队长请大家出主意,一个长辈说,隔壁罗田县的大别山里有一种草,叫做芭茅,很高大,长得特别快,可以挖些回来种在田边地头,相信可以解决柴火问题。大家讨论完一些细节以后,会议就结束了。过了几天,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挖坑,说是要种芭茅。这东西跟本地芭茅不太一样,好像更粗壮些。到了春天,芭茅很快长起来,一丛丛的,两人合抱,三米多高,有点像镇江园林里栽的丛竹,也有点像堆堆生长的芦苇。初冬开始收割,十几天就干了,每家分得一大堆,基本解决了烧火问题。

江花

小山楼 A8

编辑 肖方元 版式 肖方元 校对 曙光